

小院恩仇

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

乔典运



花城出版社



乔 典 运

小院恩仇

花 城 出 版 社

GAZ 14/05

小院恩仇

乔典运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3插图 140,000字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7,200册

书号 10261·446 定价 0.85元

自序

我的家乡在豫西伏牛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里。这里山青水秀，土肥林密。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，心地善良，憨厚朴实。他们辛勤地耕耘着古老的土地，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血和汗。可是，山高挡不住大风，这里不是世外桃源。他们也经受了时代的风风雨雨。一年复一年，他们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，对生活的美好冀望，在风雨中搏斗，在不屈不挠的搏斗中前进。当他们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之后，在党的教育下，他们变得聪明了，步子也更坚实了。他们的生活和斗争，他们的痛苦和欢乐，他们的困难和胜利，我都一一分享了。我爱这些可亲的乡邻，我恨那些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间魔鬼。爱和恨使我拿起了笔。虽然我很笨拙，不能生动而翔实地描绘出他们的全部生活，可是，我真实地记下了他们前进中的几个脚印。

是为序。

作者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目
录

自序	
还愿	1
笑语满场	17
绕了一圈之后	80
失眠	48
小院恩仇	57
驴的喜剧	76
父子情	87
三百一十三个“×”	99
希罕报恩	112
雪夜奇事	185
活鬼的故事	150
气球	161
旋风	178
恩情	188
黑与白	199
小猫不知人间事	208

还 愿

半夜了，儿女们都睡了。任有法老两口还在筛选着谷子，明天一早就要进城去送公、余粮了。

电灯底下，妻子一脸喜气，筛子在她怀里飞快地旋转。她面前一个空麻包又快装满了，身后一个盛粮食的筐箩也快筛完了。任有法负责往筐箩里挖粮食和张麻包口，他忙过了一阵，就坐在妻子对面吸烟。这个精瘦的老头，今又过成人了，心里好不自在，抖擞着二郎腿，得意地环顾着四周。上边棚杆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玉谷穗儿，直起腿就会碰着头。地上挤得没有下脚的地方。角角落落堆放着他熟悉的东西：打竹箍的破缸呀，漆粘的烂罐呀，草袋呀，从供销社拣回的装农药、化肥的旧纸包呀。这些废物不知废了多少年，没想到

如今都排上了用场，装满了稻谷、黄豆、玉谷、绿豆、芝麻。多少年来，他一直觉着屋子又空又大，现在突然感到屋子小了、窄了！这些粮食，都是他亲手收割打扬的，又是他一担一担从场里挑回家里的。可是，他一看到满屋粮食，总不相信是真的。从前，出那么大力气，流那么多汗，只能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粮食。今年没费多少力气呀，松散多了，怎么屋里却一下子堆了这么多粮食？他不由迷糊了，这可能吗？要是真的，自己怎么突然有了这样大的本事？特别是又叫自己亲手去缴公、余粮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想到缴粮，他往墙上膘了一眼，那上边贴着一张烟熏火燎得又黑又黄的奖状。看着奖状，他又回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光荣的那一天！

快三十年了。当时，农村里还没有如今的胶轮拉车，更没有汽车、拖拉机，送缴公余粮全靠人担。惟独他任有法驾着一辆新打的牛车，车身油漆得黄亮亮的，车上满载着公余粮，插着纸做的小红旗，上边写着“保家卫国，踊缴公粮”。拉车的是一俱肥得流油的大青犍子，牛脖子上挂着一串核桃大的铜铃，一步一阵叮叮响，年少气盛的任有法，打扮得齐齐整整，穿着四个口袋的蓝棉布制服，头戴一顶时髦的八角帽，红光满面，两只眼象游动不停的电珠，闪闪发光。他坐在车前的粮包上，挺胸凸肚，手执红缨鞭，扯着一个又一个的响鞭，震得人们纷纷给他闪路，一双双羡慕的眼光看着他，互相介绍着：“看，这个人就是任有法，可会做庄稼了。政府只叫他缴五百斤粮食，他硬要缴一千！”

“咳，不亏人家叫任有法，可真有办法呀！”

在一片啧啧声中，也有人眼红地讥笑道：“才吃几天饱饭，可烧不熟了，露能的不轻！”

任有法生成一副笑话脸，这些难听话从身后飘到他耳朵里，他不气也不怪，只是回过头去报以纵情大笑，扯个响鞭，朗朗大声回道：“喂，该露不露，心里难受；该烧不烧，心里发焦！”

那时节土改不久，缴爱国粮刚刚开始，是一件万分光荣的事。为了表彰任有法的爱国行动，县城召开了大会，给他披红挂花，请他登台讲话。任有法不识字，更加上当时的美好语言不象现在这样高度发达，他不会说觉悟话，上台去就指手画脚地实打实讲：“有人说我烧包露能，我为啥不烧不露？解放前，我好不容易接个老婆，一夜没过，保长就把我绳捆索绑抓壮丁抓走了。要不是解放，我能再见我老婆吗？”

轰的一声，全场笑开了。

任有法却不笑，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馍，举在头顶晃晃，大声说：“大家看这是啥？白馍！我从小就吃糠咽菜，可是如今能吃白馍了！”他张大嘴咬了一口。

会场里又一阵快活地大笑。

任有法挺高兴地说：“就凭见老婆、吃白馍这两条，别说缴一千，明年我还要攒攒劲缴两千哩！”

这天上午，县政府请他吃了饭。下午回到村里，人们围着他问长问短。大家最关心的是赏他吃了啥稀罕东西。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内容，感叹道：“没想到还有比白馍好吃的东西！”大家又追问他喝醉了没有？他不好意思

地说：“嘿，不愧是新社会，八路军喝酒都有新喝法！咱们是顺转实挨轮着喝，再不就是猜枚划拳，谁输了谁喝，谁知道人家可不兴这一套！”

“咋喝？”人们奇怪地追问。

“碰杯呀！”任有法两只手攥成两个拳头比划着，“你一杯我一杯，端着站了起来，咣当一下！”他两个拳头狠狠地碰着。

人们担心地惊叫：“啊，那不碰洒了！”

“说的是屁！”任有法腼腆后悔地笑了，“县长和我碰杯哩，我想着人家是县长，可得使个劲，谁知道哐的一声，——唉，别提了，说说都丢咱们乡里人！”

“咋啦？”人们睁大了眼，着急地问。

“碰洒了吧！”

任有法的脸红了：“把杯碰烂了！谁知道他们使那玻璃杯恁不结实！”

人们又是惋惜又是埋怨。

“嘿，只怕那杯子值不少钱哩！”

“唉呀，你咋连这都不懂，越是宝物越不结实，哪能象砸石头！”

“吃回亏领回教。下一年再去碰杯时，可不使那么大力了！”任有法向大家保证。

从此，任有法成了村里有名人物，谁家来了亲戚朋友，就把他当作本村一个大光荣，千方百计要领着去偷偷看他一眼，悄悄介绍道：“看，就是这个人，和县长碰烂过杯哩。”

当时，任有法立下宏誓大愿，一定要种好庄稼，明年卖

两千斤，后年卖三千斤，大后年卖四千斤……年年表一次爱国心，年年和县长碰次杯。可惜，二十多年来，只在梦中兑现过几次……

任有法神游往事，心里甜一阵酸一阵，不由得走到墙下，用袖头把那张黑黄黑黄的奖状擦了又擦，他好象又看到当年县长给他发奖状时的笑脸。

妻子筛净了一箩，要往口袋里装时，见他对着奖状发呆，她没有立时叫他。看着他那苍白的头发，累弯了腰的背影，不由心软了。这些天来，他一直对她算账，说这一季见的粮食比过去几年分的还多，吃一年也吃不完。一天到晚念叨着现在这政策真好。他们分了一千斤公、余粮任务，他说，咱们不缴粗粮缴细粮。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可是，他还不满足，听他的口气，他还想再多缴一点。她能体会到他的心，他做了多年的梦，她也想成全他的心愿。可她怕了，总怕政策再变，得有时常想无时，她就假装听不出他的话音。现在见他对着奖状发呆，她明白他又在追忆当年的光荣，就爱怜地笑道：“你又想碰烂杯哩！”

任有法是在怀念着那一天，渴望着再过过那一天。听她这么一说，虎生转过身来，脸上含着一丝羞笑，迷茫地看着她。她虽然老了，但从那椭圆形脸上还可以看出她当年的清秀美丽。他和她过了几十年，农村人虽不懂得“爱”这个字眼，可是，他亲她，她也亲他，互相体贴。直到如今，结婚时那个亲劲还依然如故，儿女们没有在场时，老两口还象小两口那样嘻嘻哈哈取笑打耍。这时，他突然扑过去，拉住她

的双手，嘻嘻道：“咋样？这一回可叫咱再去光荣光荣吧！”

他的口气和表情虽然象是在说玩话，可她却感到他的双手在发抖，从他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年轻时的他，知道他这话是从心里迸发出来的。她忽然记起了二十多年前那一次缴粮，他也象这样求过她。她的心顿时年轻了许多，胸膛里又象当年那样热了。她热烈地看着他，竟忘却了压在心上的沉重负担，笑嘻嘻嗔怪道：“你呀，真会磨人，再添五百斤，可行了吧！”

任有法高兴得象个孩子，对她伸出大拇指，连连夸道：“好，好，不是谁家人，不进谁家门，不愧咱们是一对！”

“把五百斤粮食哄跑了还不好？”她撇嘴一笑，一巴掌打开他伸在面前的手，又继续筛着。一会儿，她有点后悔了，便板着脸讲：“丑话先说头里，再想多卖一个粮食籽也不中了！”

“你放心，咱还能不知道个足尽！”任有法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在想，不怕你不答应我想的那个数。他挖粮食张口袋，又忙活了一阵，然后又坐下去，吸着烟，眯缝着一双小眼盯着她，打着主意，想到得意处，笑话脸上布满了狡黠的笑意。

妻子又筛净了一箩，站起来往麻包里装时，他大睁两眼却没看见。她冲他喝道：“又想啥哩？快呀！”

“来——了！”象旧社会饭馆里跑堂的招呼客人那样，任有法尖叫一声，飞快地跳起来去张开麻袋。

“别喜疯了！”妻子强忍着笑，指指里间儿女们，然后把筛子里的谷子倒进麻包里。当她坐下去回头往筛子里揽谷子

时，发觉筐箩里又倒满了。她指着墙根十来个鼓包包的麻袋，真的生气了，对着他发怒道：“那足够一千五百斤了，为啥又挖了满满一筐箩！”

“为啥？”任有法眨着小眼，傻笑道，“嘿嘿，我想叫你骂我哩！”

妻子被他逗消了气，逗笑了脸，数落了他一句：“不亏人家乔支书说你死不要脸！”

“他说那话放他爷的屁！”任有法骂了一句，欲要辩驳时，心里忽然一动。好啊，正想睡觉哩，你给塞了个枕头。于是，他眯着小眼盯着她，顺水推舟地问：“你知道他为啥骂我不要脸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要救济粮！”妻子低着头筛着。她咋能忘记呢？那年春天，这个当年的售粮模范之家竟然揭不开锅了，成天乐哈哈的任有法也没有法了。快晌午时，他蹲在当间里，看着妻子儿女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心里又着急又难过。突然，他站了起来，抬起手把脸从上往下一抹，又狠狠地往地下一扔，自嘲地苦笑一声道：“算了，把脸先扔了！”然后夹着个口袋，用顶烂草帽扣住眼窝，去找乔支书要救济粮了。想起这件事她就来气，愤愤地说：“哼，你当我可忘了他的好处？”

“当时怕你生气，没敢给你细说，窝了多少年死血，今天都给你倒倒吧！”任有法有声有色地讲开了。

那天，乔支书请客，正在划枚：“一心为人民”、“两条腿走路”、“三面红旗”、“四海为家”……听听，人家多革命呀！

连喝酒都是猜的觉悟枚。乔支书见任有法进来，心里顿时一沉。他知道任有法不好缠。虽然他老早就混下水了，可总还想夸夸当年勇，特别是那张可怕的嘴巴，不忍生冷，在嘻嘻哈哈的笑话中常常夹着连刺带挂的刀子。眼下他夹着口袋来，一定是来要救济粮的。上级拨点救济粮不假，亲戚朋友早讨要完了。乔支书心里发虚，忙喜笑颜开上去一把拉住他，硬往桌子下角的椅子上按。谁知任有法穷憋穷憋，硬不入席，挣脱了乔支书的手，靠着门板蹲了下去。乔支书看他识抬举，暗暗骂了一句“狗肉不上桌”！心里打定了主意，得先把他的嘴封住才行。于是，就亲亲热热地哈哈道：“真是找人不如等人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这个老模范帮我个忙哩！”

任有法奇怪地笑道：“我要能帮上你的忙，坷垃粪草都能坐朝了！”

乔支书听这话刺耳，还是忍住气，一板正经地讲：“别开玩笑，我可真是满心请你帮忙哩！”

任有法看他讲的恳切，再想想自己是来求他的，弯腰树下还是低低头好，也就恳切地说：“啥事？只要我能办。”

乔支书满面为难地说：“想请你做做你们队里王金富的思想工作。他成天死皮赖脸来要救济粮！哼，一家人几张嘴伸多长，光往国家仓库里拱，几十几的人了嘛，自己有困难都没想想国家困难不困难！再困难也不能不要脸呀！你回去好好劝劝他！”

任有法听他骂人是猪，还听他封死了门。啥王金富，明

明是指鸡骂狗骂他任有法的嘛！他顿时升起了满腔怒火，心想反正救济粮也不中了，不如吵闹一通出出气算了。正要发作，却忽然又强憋住了气，装作听不懂他的话，摇摇头叹息道：“乔支书，你要叫我出把力气，给你拉石头盖房子，打扫厕所出猪圈，这号忙我都能帮。要叫劝王金富，只怕这个忙神仙下凡也帮不了！”

乔支书刚把一大块肥肉塞进嘴里，憋得眼珠都鼓包出来了，嘟囔着问：“为啥？”

任有法头也不抬，认真地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王金富老早就没有脸了！”

乔支书没想到这话是个圈套，不解地问：“他的脸哩？”

任有法还是不抬头，喃喃道：“他的脸叫偷脸贼偷跑了！”

客人们听他说的奇怪，以为面前的人不是疯子，也是个二百五，一个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七言八语地问着：

“哈，脸还能叫人偷走？”

“怪，只听说有偷钱偷东西的贼，没听说过还有偷脸的贼！”

“把脸偷去干啥呀？”

“把脸偷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任有法看人们乐极了，笑出了眼泪，就虎生一下站起来，指着墙上边嘻嘻地说：“看，看，那不是王金富和大家的脸！”

众人一齐看去，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，没有啥脸呀！

乔支书变了颜色，恼怒道：“那咋是王金富的脸？”

“可是的!”任有法不气不恼不怕，一脸果相，傻嘻嘻的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，“粮食就是人的脸嘛!上级叫修大寨田，你就把水田也翻个底朝天;上级叫扩大水稻田，你把没水的旱地也栽上了秧。粮食减产了，奖状可是丰收了。多少打点粮食，又往上报增了产，把口粮也拿去换成了奖状。人没吃的咋还能有脸有面?”他活象没事人一样，喃喃着松松地走了。

一桌客人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

任有法讲了当年他要笑乔支书的经过，讲的很带劲，很得意，好象他是曾打过大胜仗的将军一样。谁知妻子却不以为然，撇着嘴反驳道：“别光夸过五关斩六将，咋不说说你困麦城哩!”

“咋，困麦城咱也是关老二!”任有法又夸起了当年勇。

任有法没有胡吹。乔支书当众出丑，怀恨在心，到了运动节骨眼上，说他倚老卖老，死不要脸，反对党的领导，罚他在全大队游街三天。任有法明知是报复，却干气硬鼓，没力抗拒。他一辈子做梦都在想着当模范，从来没有想过当犯人。他愁眉苦脸地想着咋着才能躲过这一关。妻子叫他去给乔支书低个头赔个罪，任有法死也不干，说有眼泪不往他面前流。妻子急得哭了，说丢不起这个人，不如双双死了算了。妻子正哭得伤心，任有法突然高兴得跳了起来，笑嘻嘻道：“有门道了，你放心，保险去游不了吃一顿饭工夫，他就放我回来了!”妻子问他有啥门道，他哈哈笑道：“明天你就知道了!”

第二天一早，乔支书派人押着任有法游街。任有法一只手提着锣，一只手拿着锣槌，到了人稠的地方，他一脸虔诚悔过的表情，敲一下锣检讨一句。哐！哐！“我叫任有法。”哐！哐！“我罪该万死，我攻击支书。”哐！哐！“我说支书把大家的脸都偷去换奖状了。”哐！哐！“我说这是死不要脸。”哐！哐！……

任有法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。大家越听越高兴，有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，同情的，不平的，嘲笑的，人声嘈杂得象滚了锅。押他的人看味道不对，赶忙往另一个村子走去。路上，押他的人警告他，说他刚才是继续放毒。他满口认错，保证坚决消毒。到了下个村子，他照样敲着锣，痛改前非地喊着：哐！哐！“我叫任有法。”哐！哐！“我攻击支书，罪该万死。”哐！哐！“叫我游街哩，我又放了新毒。”哐！哐！“我放了啥毒呢？我说支书把大家的脸都偷去换奖状了。”哐！哐！“现在我来消毒……”

群众听了又是嘻笑不止。押他的人训道：“你咋又放毒？”他苦着脸说：“大家都不知道是啥毒，咋消哩？”押他的人哭笑不得，不敢再叫他游了，狠狠骂道：“滚回去！”

现在有些人好了疮疤忘了疼，斤斤计较别人的一字一句，是不是不尊敬自己了，不礼貌了？其实，他们当年听见“滚回去”这三个粗野的字，心里那个美劲要多美有多美，比新婚还幸福，比大病初愈还轻松，比冰天雪地烤火还温暖，比烈日烤人吃冰棍还爽快。那时，“滚回去”这三个字，真是普天下最美好的字句。任有法听了这三个字，欢天喜地回到

家里。时至今天，任有法提起这件事，还面有得意之色，对妻子笑道：“哼，叫大家听听谁不要脸！”

“别说了！”妻子忽然停住了筛子，流下了泪水。

任有法一看愣了，说的得意事呀，她为啥会突然哭了？忙问：“咋了？咋了？”

“不咋！”妻子咬住嘴唇摇摇头。原来，她突然想起了那天夜里的事。老两口又气又饿，早早睡了，半夜时分，任有法突然哭个不住。她瞪醒了他，问他咋了。他说又做了个好梦。梦见他拉着两千斤余粮去卖了。老县长拉住他的双手，夸奖道：“老任呀，我知道你不会忘了国家！”接着又问寒问暖。他诉说了支书骂他还叫他游街的苦处，老县长听了大发脾气，说，“我看你才最要脸，不要脸的是乔支书！”老县长对旁边一个干部挥着手说：“天下哪有这号共产党的支书，马上把他撤了！”他一听就高兴地哭了。妻子听完了他的梦，忍不住抽泣道：“今天游了街，又没吃饭，你还在想着卖余粮呀！”……这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了，现在她想起来还不由得又落下泪，心肠一热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别说了，咱们再多卖三百斤吧！”

“好好好！”任有法不知道她咋想的，竟然又主动添了三百斤，便连连夸奖道，“咱知道你的心，你比我还想多卖哩！”

妻子淡淡一笑，继续筛着。沉默了一阵，叹息道：“国家又不是白拿，粮食放到屋里吃不完又不会下蛋，老鼠还糟踏，谁不想多卖？可是咱也不能吃饱了就忘了饿时饥。那些年丢人受罪，还不都是为了没吃的？别看今年捞一季，谁知